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明衡陽王夫之譏

高宗

房遺愛狂騷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爲元勳使其存也武氏尙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蓋亦衛高宗而使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紉太宗旣知恪之可以守國也

則如光武之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
宗爲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
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
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資其識以成其斷雖無忌者高宗之
元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雉奴
弱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既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
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已而欲勒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
夾輔之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
寵終亦必亡者皆其所惜焉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問
非其人而不保其愛子不永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豈徒君臣父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爲孽固之
圖太宗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發其
隱而無忌之志愈慳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
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
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太宗不灼見
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
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竄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翦
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誣恪以求自免言已
出而若有微褚公未易信其無事恪且死罵無忌而不及
公則謂公之陷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爲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
裁以操治亂之樞機者其好善不爲惡惡不嚴奚可哉劉
公之言何以云邪今繹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
縱之謂也謂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
著而撻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
其不容一斥爲快而不慮其憤興以旁出也如是以贊人
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爲
總憲欲按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速頓恨先形乃使授權
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名
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旣熟察其凶險

之情則不宜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欲謫之於蜀微抑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微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然則爲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賴顏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囑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怒以反嗾中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圖以一洩而易窮也劉

公之言爲萬世大臣之宗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其無出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

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凌

乘以逞明年啟而可蔽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伎倆畢見可

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忌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爲也難矣而

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

威之不可繼而因閒抵隙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

舒庶乎其有濟矣卽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

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慎重以持

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

得也高宗以厭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
福也雖然廢后大事也惡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卽倏
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卽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
無能害於國凶於家矣悍狡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黜
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怵怵不能俄頃
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
審愚亦甚矣哉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
曰后之不可爲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
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以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
怨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

法與天下其黜之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
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
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
之言可牖而納佞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
無所發而蘊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機自阻其終
廢也社稷以窒卽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搏噬劫羣臣
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躁率而
幸成於一朝喪身殃國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
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
也身爲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儀忠

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爲道平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彊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姦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宦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惟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興不忍於先則無恆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磯沸膏之蘸水譖愬甫

及而顏頰耳熱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
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位禮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
裏之愛長孫無忌渭陽之情聞譖卽疑而死亡旋及一激
卽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卽不忍於心
高宗之絕其天良惡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
唯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嚙
沓背憎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盈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
於天倫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
居重馭輕先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仇
乎天子故縣內之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

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爲家奚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尙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涖之亦足以戢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頑

所喻也其吏欺其愚而漁獵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唯其所爲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搗竿冒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擢惡不降罰俾其貪叨恣日暮塗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修其能

遙制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芟菁棘夷谿峒威服而恩撫之
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棄
不理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以毆之於亂溥天之下特有
此蠢賊之區宇是亦可爲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
具重外也內雖不綦乎重而必不輕也外不重則永輕之
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同治
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上知其利則貪爲之
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
清華則鄙夷之而不屑爲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
史往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統

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爲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緩民勞不復迫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粵昔者亦荒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爲文教之邦何獨邕桂滇黔階文邛雅之不可使爲善地乎不勤兵而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爲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尙奚疑焉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

遺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非一邑而生死之命縣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徧而餒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卽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霑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黨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爲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專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羸而恤其婦子餒死而不願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獩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采椽栢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

實固未能厭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聚而不散失業以相噂沓掠奪興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患無良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紳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卽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奠其居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術也兩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爲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宐之權而急逐貪昏敖惰之吏天子不

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強其婿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而使怒則搃殺之顧於其姊病爲之煮粥燂鬚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爲姊煮粥其可得乎藹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堪流涕繇此言之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而下欲殺其子與婿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已之慈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唯夫沈驚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戚而目